

悬疑志

· 异度空间

揭开一切离奇故事的最后谜团!!!

MYSTERY AND THRILLERS

第1卷

最好看、最惊悚、最悬疑、最离奇的短篇故事集

主编：鱼悠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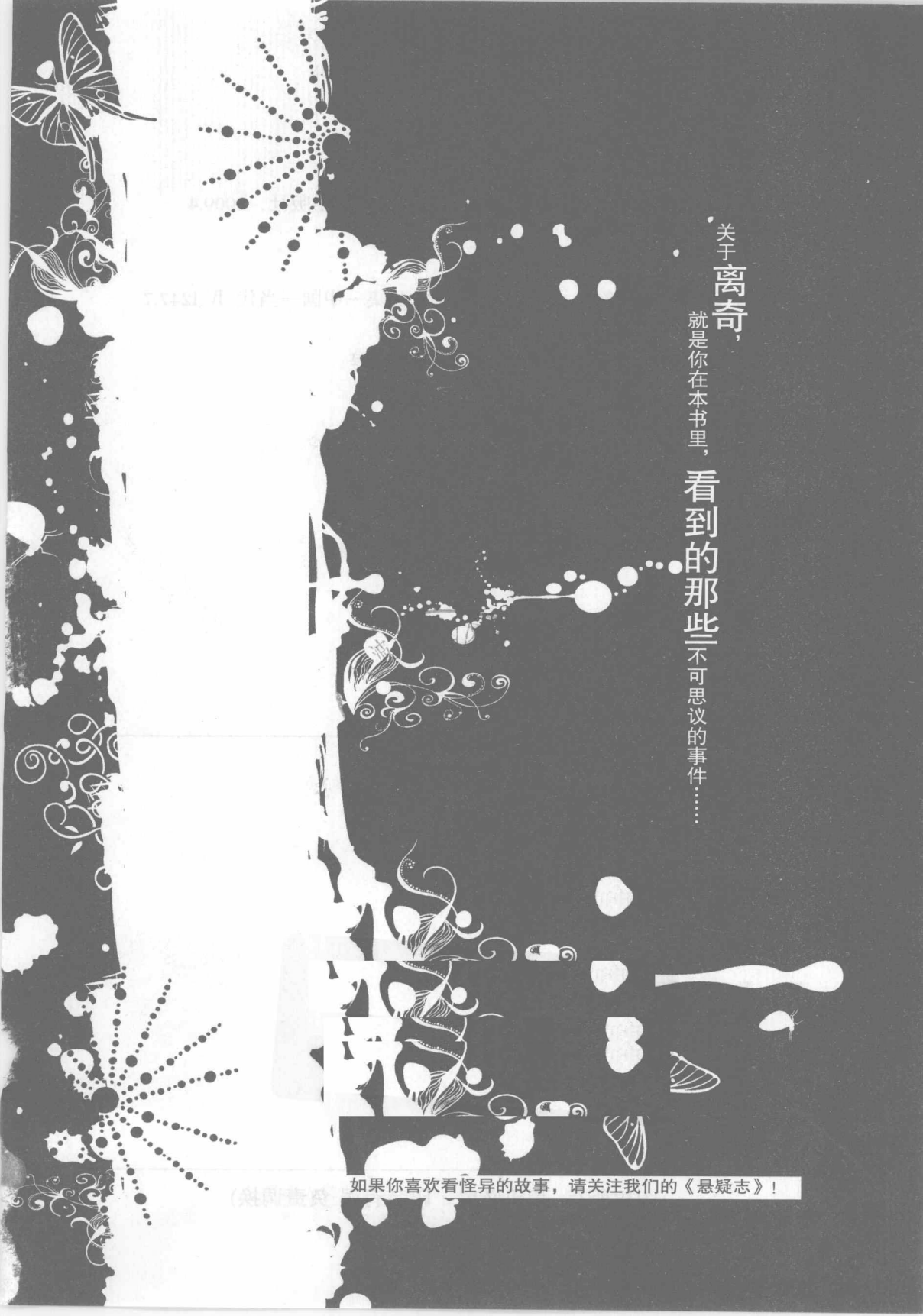


蔡骏2009巨著《人间》精彩连载中……

君天超人气“时空侦探社”系列《X时空调查之大秦骄阳》

青年悬疑作家夜先生最新力作《冷酷的尽头》

最诡异、最惊悚、最不可思议……“灵气派”朱琨、花布作品《鬼事连篇》《味》



关于
离奇，
就是你在本书里，
看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件……

如果你喜欢看怪异的故事，请关注我们的《悬疑志》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悬疑志·异度空间/鱼悠若主编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80765-020-1

I.①悬…② … II.鱼… III.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57766号

上架建议:畅销书·悬疑推理

悬疑志——异度空间

编 著:鱼悠若
责任编辑:张丽侠
出版发行:河南文艺出版社
地 址: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印 刷: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16
字 数:180千字
印 张:14
版 次:2009年5月第1版
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80765-020-1
定 价:15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谜小说

- 005 X时空调查之大秦骄阳 文\君天
036 冷酷的的尽头 文\夜先生
054 看不见的女人 文\小岚
066 黄浦江奇案之无颜 文\阿木
094 伤痕 文\张勇

异故事讲堂

- 108 鬼事连篇④ 文\朱琨
122 死穴 文\谢飞
150 窥脑 文\王雨辰
158 味道 文\花布

惊悚漫画空间

- 171 娃娃 绘画\吉安工作室

异闻录

- 181 你见过吗? 不可思议的湘西赶尸匠!
文\佚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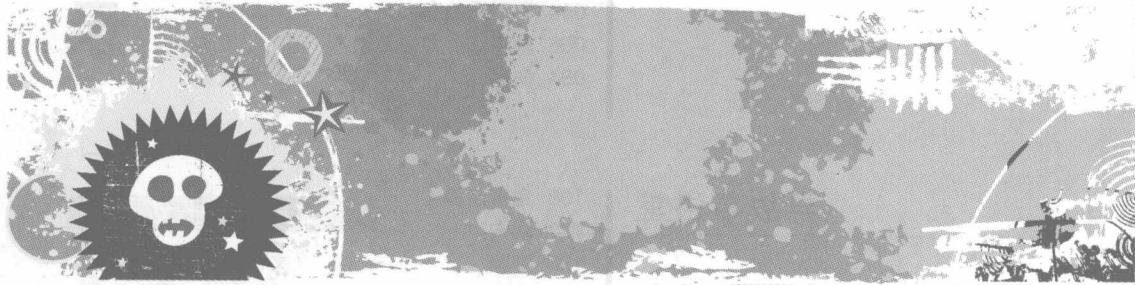
悬疑连续剧

- 185 **人间** 文\蔡骏

新书快递

- 221 人间
223 X时空调查

迷小说 MINI READING



主编 887 | 时空画影刺绣
 副主编 887 | 朱楠帆
 编委 887 | 陈寒荻
 编委 887 | 我知你情
 编委 887 | 我知你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10-62786989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X时空调查 之大秦骄阳

文君天 图V马



每个时空最宝贵的东西，是不是只有时空自己知道？一个国家最辉煌的历史，又该怎么来确认？那么一个人呢？人如何知道自己这一生，到底哪些做错了，哪些做对了？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？最爱的又是什么？

无论多么伟大的人，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。因为往往你说自己知道的时候，其实并不知道。一个人十八岁的时候说自己长大了，二十五岁时发现之前什么都不懂。而等到他三十岁的时候，四十岁的时候，当他回首之前的路，又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当初并没有看清楚。那么等到他即将死去的时候，他又会怎么看待自己这辈子呢？

所以说生命是伟大的，世界是伟大的，人作为个体是渺小的。下棋的时候，人们说有棋品的人会落子无悔。而人生这条路，无论你有没有人品，都无法反悔。即便你是时空能力者也是如此。

“会长，第七时空传回来的信息您是否知道？”一个老者身着银色的长袍恭敬地向着前方高台道。

“那个时飞扬又搞到了有价值的时空信息。你是想跟我说他的情况么？”一个干涩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。

“是的。G计划项飞梦的人最近有针对他的行动。但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用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让他回那个得到新时空信息的时间段多收集点东西。您能否让G计划的人暂缓对他的行动，会长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这个人的能力是我们需要的力量。”老者沉声道。

“这个人有特殊的能力。有特殊能力的人必然有特殊使命。”那干涩的声音说道。

“是的，这是《时间概论》中写到的。”老者微笑着点头，等着对方继续讲话。

果然那个声音停了几分钟后，又道：“时飞扬是有特殊能力的，但他的特殊使命是否有益于我时间委员会？阿尔伯特，你关心那个时间信息是对的，那些信息揭示了一些超出《时间概论》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可能会重新修正我们的理论。”

“会长英明。”那个叫阿尔伯特的老者点头道。

“但是那个时飞扬也同样拥有破坏我们时间委员会计划的能力，我手里关于他的卷宗已有不少。阿尔伯特，你们实验部可以等，但G计划已经箭

在弦上。”说到这里，那干涩的声音似乎越来越远，依稀间一个苍凉无比的身影消失在了高台之上。

阿尔伯特摇了摇头，自语道：“其实我是想说，杀这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，不值得啊。可以利用的资源就该利用。时空的核心内容在于控制，为何G计划的那些家伙整天想的都是战争和杀人？”

大厅里的灯火都暗了下来，阿尔伯特却在黑暗中陷入了沉思。

G计划中心，是建造时间委员会时间之核中心东北角的一处庭院。整个庭院精致华丽，共有七重院落，在空中望去好像一只金色的陀螺。平日里只有最外面的两层对外开放，再向里的部分被布置了未知的阵法，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窥探。

项飞梦所在的中心办公室在第六层，而实验中心禁地则在第七层。项飞梦是整个“上帝棋盘”计划的主持人，这个计划从筹备运作开始，到现在已有五十三年，他是第二代的领导人。到目前为止该计划还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，但他手中的棋子已经足够他统治一个国家。

“本次任务，算是一次试炼。如果你完成任务，接下来就可以按照各自的想法进入不同的时空独当一面。”项飞梦笑了笑，道，“但是这次任务当然不会轻松。”

“请大人示下。”一个面如冠玉的高大年轻人说道。

“杀了时飞扬。”项飞梦把手中的一份资料递给对方，“伍子胥，你知道，他是时

空能力者。尽你们小组所能吧！”

伍子胥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明白。”他缓缓地退出房间，外面早有几个青年在等待他。

“这次的目标是？”其中一个瘦削的男子道。

“不出韦睿所料，时飞扬。”伍子胥拍了拍另一个威武男子道。

“所以这次的重任落在了荆轲的身上。务必一击必杀，否则那家伙一个瞬移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。”韦睿拉扯着那瘦削男子道，“时空能力者的移动力，不是普通魔法师的几十米，而是一座山、一条大河的移动。如果被他的移动牵着鼻子走，我们只能疲于奔命了。”

“伍子胥、韦睿、荆轲，你觉得他们这几个就能对付时飞扬？”阿尔伯特出现在了项飞梦的视频上。

项飞梦道：“老爷子，你消息倒是灵通。”

“我只是在想，时飞扬长期在古代游荡，日常面对的就是这些帝王将相。你真的认为靠几个实验中的棋子就能对付他？”阿尔伯特冷笑道。

“有心算无心。当有机会。”项飞梦笑了笑，“而且我不担心改变第七时空的历史轨迹，所以可以无所不用。阿尔伯特大人，这样你还觉得在高科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那些天才，会不具备杀伤力？”

阿尔伯特微微冷笑，摇头道：“我们可以打个赌。他们成功了的话，我把实验部中

心实验室给你用三天；如果他们失败了，你停止刺杀行动三个月。”

项飞梦想了想，欣然道：“你还真是对时飞扬有信心。就这么定了。”他切换频道后，一旁的视频上又出现了一个清丽难言的绝世面容。

“大人，你让伍子胥小组前去对付时飞扬，需不需要帮手？毕竟那三个家伙能力虽够，经验却不多。”那女子的声音也同样动人。

“所以才让他们去历练。”项飞梦淡淡道。

“我也很想去。”女子美丽的眼睛里闪烁出绮丽的光芒。

项飞梦注视着对方的眼睛，低声道：“会有机会的，不是现在。”

而此时飞扬这时候正和王猛在静室下棋，看着陷入重围的白子，他已经思考了有半个小时。

“不用多想了，除非棋盘上有一颗棋子变成了万人敌，一口气杀掉一片棋。否则你没啥机会了。”门外忽然出现了宋采文的声音。

“如果真的出现万人敌，那是不是也能为我所用呢？”王猛面无表情道，他似乎已经完全投入到厮杀中。

“懂什么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么？”时飞扬瞪了宋采文一眼，话虽如此，他却也终于投子认输。

“我是小女子，当然不是君子。”宋采文理所当然道。

“下次不用让我子了。这样我赢得毫无成就感。”王猛脸上丝毫没有喜色，每次下棋或者抚琴的时候，他总是成熟得像个老翁。然后他扭头对一旁的司马靖雁道：“请老爷子帮忙复盘。”

老司马笑道：“他让你子，只是为了输棋不那么尴尬。时飞扬那臭水平，糊弄初学者还行，遇到真国手就实在差得远了。”

时飞扬只当没听见，起身走出静室。

外面宋采文拿着一个金色的罗盘道：“小女子本来不想打扰你，但是收到求救信号！”

时飞扬接过金色的罗盘，皱眉道：“是来自公元前235年左右的。”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，加快了脚步道：“是吕不韦！”

宋采文也是思路急转，跟着时飞扬的脚步道：“从这个时间看，是不是历史上吕不韦自杀的日子？”

“差不多，但他既然求救，就说明他不想自杀。”时飞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打开联络器道：“苏雨，我马上要出发前往当前时空的战国末期公元前235年。我会和你们保持

联系，家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也急速联系我！”

说完他也不和其他人多说，匆忙中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了空气中。宋采文满肚子的话还没来得及说，气得直跺脚。

这时林苏雨正摆弄着机械手，晃悠悠地走入办公室。看到这个场景，她皱眉道：

“有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啊？他不知道最近很危险么？”

“怎么个危险法？”慕容流浪眯着本来就细长的眼睛，站在门口问道。

“我截获了一些时间委员会的信息。整个时空旅行界都流传着委员会要对时飞扬不利的流言。”林苏雨终于接驳上了机械手，从怀内拿出了长达三页的危机评估报告。

“这家伙岂是那么容易就被杀死的？”慕容流浪扫了遍评估报告，冷笑道。

“但我们还是要跟去，坐在家里担心我可受不了。”宋采文恳请道。

慕容流浪上下看了宋采文几眼，摇头道：“太关心他，会受伤的。”

宋采文把美目一瞪，怒道：“流氓兄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和苏雨是肯定去的。”

慕容流浪笑了笑：“准备通向战国的时空门。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冒险。何况那个时代还是很有趣的，对不对？”

林苏雨和宋采文一起点头。

窃钩者诛，窃国者王侯。

这是一句很残酷，很现实的古语。这句话里透露着说话者的多少辛酸，这句话的背后，你又可曾看见那无边的腥风血雨？

公元前235年前后，当全天下的目光都望向洛阳的时候，很少有人会想到战国这场大戏的最后一幕，“天下统一”的大幕正逐渐拉开。

公元前238年的时候，在雍和宫之乱中，秦王嬴政在加冠之时诛杀了长信侯……，以一个旧势力清扫者的面目第一次来到了战国舞台的中央。……这个一辈子都靠下半身吃饭的男人，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令人讽刺的是，几年之后，对秦国有再造大功，靠一己之力把秦国从衰弱的边缘拉了回来的吕不韦，亦几乎落得和……一个下场。此时此刻，所有人都在关注身处洛阳封地的吕不韦的命运，却都很少想到自己。全天下人所不知道的是，十年之间所有人都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启。

吕不韦拿起桌面上堆砌的竹简，看了两行复又放下，揉了揉太阳穴，轻轻舒口气，定了定神。竹简的另一边，堆放的是各国使节来的信函，无不是邀请他去各地为相。一代名相么？他嘴角抽动了下，二十年前，他还只是个商人，如今的人们却仿佛都忘记了这一点。全天下的利市都在咸阳，而他从咸阳走出，怎么会有兴趣再去别的地方？

自古山东入秦者的命运都是一样的，轰轰烈烈一场之后，然后黯然退场。商鞅、张仪、范雎都是如此。

只是大王最后会怎么处置自己呢？仅仅回到封地一定是不够的。大王他看到那么多国家都来找我拜相，只怕更生气了吧？



吕不韦打开窗户，望了望天上的月光，千古的月光一直都是是一样的，天下的帝王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文信侯吕不韦的结局，能比长信侯……好多少呢？忽然他将目光收回院子，白亮亮的月光下那一袭白衣如梦，是真的出现在了眼前。

“这……”吕不韦吃惊地推开门走到院里，揉了揉眼睛，“时飞扬……这不可能！这……真的是你？”

时飞扬看着白发苍苍的吕不韦，淡淡一笑，躬身一礼道：“不韦兄，别来无恙。我说过，百岁千载，只要你有所差遣，我就会前来！”

“天……”吕不韦拉住时飞扬的手，颤声道，“飞扬，你怎么……你怎么会，一点也没有老？”

“这说来话长，若你想要个最简单的解释，就当我是修道者吧。”时飞扬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自己的来历。

这时院内其他屋子逐渐亮起了灯火，吕不韦毕竟久经风雨，在惊动其他人前，他赶忙拉着时飞扬进入屋子。

“你的问题，我大概清楚。不知秦王的旨意是否已到？”时飞扬刚刚坐定，就开门见山道。

“还有一天的路程。”吕不韦想了想道，“如有必要，我可派人拖延他们半日。”

时飞扬沉声道：“想来不韦兄已经知道旨意的大概内容了。你如今有两条相反的路，一是在旨意到来之前，接受六国之一的邀请，去别的地方继续你的生活；第二，就

是在这里坐以待毙，不论他发来任何旨意都坚决执行。”

吕不韦听着时飞扬的话露出微笑，尽管早已青春远去，但在烛火边的身影依然有着当年的傲岸，他摆手道：“我不会去其他国家为官。我已经有过权力了，不再对权力好奇。你要我听从他的旨意，当然这是应该的。”他笑了笑，道：“飞扬，我叫你来并非为了我自己的性命，我让你来是想把家眷托付给你。”

时飞扬也笑了笑：“但我既然来了，我就要保住你，保住你的家族。”

“看来你已有良策。”吕不韦眯起老眼，低声道，“觉得我该怎么做？”

“诈死。”时飞扬轻轻吐出两个字。

吕不韦思索片刻，道：“这我不是没想过，但当真要做却很复杂。第一，他们派来的钦差不是李斯就是赵高，这些人都很了解我，用替身很难糊弄过去。第二，如果是药酒，我们也不能知道他们用的什么药。通常御赐毒酒有三四种可选择，中毒的状况各有不同。第三，诈死完成之后，又怎么离开此地。”

“药我有。吃下去和死人没区别。至于药性，我保证会在行事之前了解清楚他们给的是何种毒药。而替身就不必了，你自己来。”时飞扬看着吕不韦的眼睛道，“多少都要冒点险。但好处就是，只需要隐姓埋名几年，这个天下就不会有人再为你吕不韦劳师动众了。”

吕不韦想了想道：“若能安排得没有破绽，我愿意一试。”

“这些你尽管交给我去办。不韦兄诈死之后，‘尸体’的周全和家眷的返乡我会做好安排。”时飞扬从怀里拿出一个碧绿的药瓶放在吕不韦手中。

吕不韦苦笑道：“我当然相信你。若不是这几年我手中的力量都消耗殆尽，只怕也不用烦劳你出马。我现在只怕若秦王不止是要我一个人的命，又该怎么办？他如果当场处置我的妻小，那根本无从反抗。”

“那么多年了。你的力量本就与秦国的力量是一体的，而你现在要应付的就是他们。但我觉得，若秦王要灭你的族，不会等到此时。”时飞扬站起身道，“我想去先见一下传旨钦差，去确认下旨意。另外还要会同点人一起来把后路安排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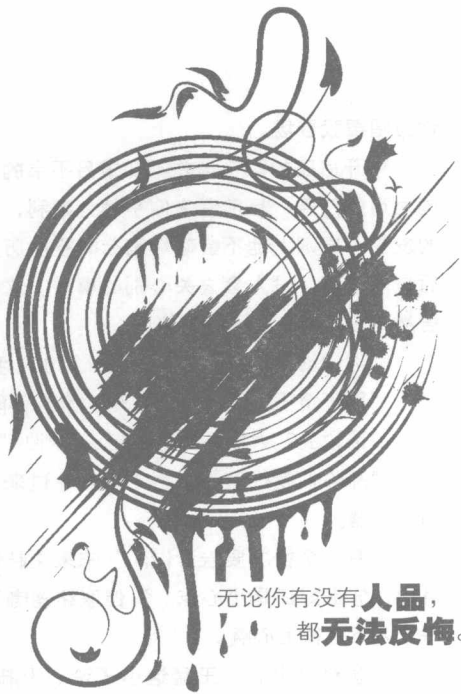
“飞扬，你现在就走？”吕不韦一怔道。

“难道还留下来喝酒？”时飞扬微笑道，“我来看你，主要是为了确认你的情况，既然不韦兄一切安康，则剩下的事情都在我的身上。现在已是十万火急。不韦兄，还用担心我操劳奔波么？”

吕不韦自嘲地笑了笑：“你说得是。我是有点老糊涂了，事不宜迟，我在这里等你的消息！”

时飞扬一抱拳转身就走，吕不韦忽又叫住他，时飞扬奇怪地转过头，却见吕不韦对他深深一礼，沉声道：“千恩万谢！”他话音未落，时飞扬已经消失在了空气之中。

吕不韦深深吸了口气，心中忽然豪情万丈。见到一如当年的时飞扬，他自己仿佛也一下子变得年轻了，原本消沉的志气重新振



无论你有没有人品，
 都无法反悔。

作了起来。

此时忽然房门打开，一个端庄柔美，温婉若水的妇人出现在门前，“老爷，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么。”

“方才见了一个故人。”吕不韦微笑道，“宁儿，你猜是谁？”

“老爷故交遍天下，这却哪里猜去。”女子进得房内，整理茶盏笑道，“看你这么高兴，难道还是天上来救星？”

“时飞扬。”吕不韦一字一顿道。

那女子听到这三个字，脸色一下变得煞白，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，嘤咛一声昏倒过去。

吕不韦赶忙呼唤道：“赵宁！赵宁！”

赵宁，邯郸的平原君府上的赵宁，居然成了吕不韦的妻子。人生有时就像一出戏，

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离开吕庄的时飞扬并不知道吕不韦的妻子是赵宁，他走在月光下，默默地思索着这次战国之行的任务。目前看来似乎颇为顺利，吕不韦对诈死不排斥，那么剩下的只是要杜绝意外的发生。原则上他不会破坏第七时空的历史，但吕不韦只需要如史书上说的，最终收到旨意后自杀即可，没人会去关心别的事情。这时候，忽然联络器上显示，时光侦探社的那群家伙居然一股脑地来到了战国洛阳。

“你们动作倒快。不至于那么不放心我吧？”时飞扬拨通了联络频道。

“倒不至于很担心，主要是大家觉得能有个借口来战国晃晃也是不错。”宋采文笑道。

“谁说的？大姐头可是很担心你呢！”王猛飞快地插嘴道。

“那你们就继续晃吧，不用着急过来找我。我这里没啥好担心的。”时飞扬说着就要关闭联络器。

“有一个情况要告诉你。”宋采文赶忙道，“苏雨收到情报，据说时间委员会要派人对付你，你最好还是小心点。”但联络器嘟了一声就中断了。她苦笑着对边上的王猛道：“似乎老大不是很上心啊。”

“意料之中。”王猛这小子没心没肺地道，“其实我也不是很担心。你说古洛阳那么大，我们从哪里逛起比较好？”

从咸阳到洛阳，自古就有官道通行，直到后世的从长安到洛阳，这一段路一直就像一条扁担，始终扛着中华文明的东西两大重镇。

时飞扬沿着管道旁的林荫路走着，前方不远就是驿站，钦差若是要到吕不韦的山庄，最合适住宿休整的就是这里。在此想办法搞到秦王的旨意，然后再研究何种对策才是最妥善的办法。这时，几队披挂整齐的骑兵从官道上疾驰而过，一路扬起高高的烟尘。尽管会有钦差通过，但忽然出现那么多的骑兵依然不太对劲。时飞扬是那种危险隔着三里远就能闻到的人，不由自主地就放慢了脚步。

忽然，其中一队骑兵停了下来，为首的高大队长上下打量着时飞扬，他身边的部下更拿出了一幅画像。时飞扬还未开口说话，就听对方大吼一声：“就是他！拿下！”

时飞扬怔道：“我犯何罪？”



骑兵队长冷笑道：“半日前你袭击钦差车驾，现在装傻？”二十多骑秦军一下子都亮出了长剑。

时飞扬微微皱眉。这些秦军并不难对付，但这一路上只怕要不断应付这种场面。是谁在先前冒充了自己？

现实已经不容他多想，那些秦军见他不肯束手，同时挺剑向他刺来。时飞扬并不出剑，手指在那些刺来的剑锋上一扫，面前那三支长剑就各自纠缠在一起。他顺势滑出包围圈，两个起落掠出了三十多步远。但那些秦军显然也是训练有素，二十人分成左右两路向其包抄，更有人拿出号角来，昂扬的号角声在官道上响了起来。

时飞扬下意识地向道路两端，居然立即就尘烟滚滚而起，前后各有近百骑大秦甲士飞驰而至。时飞扬面色转冷，长剑在手迫退了面前的秦军，向着官道西方的山林高速退去。这时，那山坡处赫然出现了三个长剑锐卒，当前两个，一个身形黑瘦颀长，一个身形高大面如冠玉。时飞扬全力出剑，剑风呼啸而起，直取那两个敌人的脖颈。

面如冠玉者大吼一声，雄壮的身躯向前一步，长剑直劈，正砍在时飞扬的剑锋上。

“当！”两柄长剑交击，迸发出灿烂的火星，时飞扬被对方一剑劈得歪斜着退出三步远。敌人的剑锋却紧接着就到了。

时飞扬平平后仰，一个标准的铁板桥让过剑锋，那道剑锋却又毫不停顿地飞掠回来。时飞扬心念一动，刚要使用时间静止，那人却如得了指示一般飞速退后。而一直隐

蔽在他身后的第三人双手齐扬，黑糊糊的圆球竟飞出了十多个。

时飞扬目光所聚看得真切，那圆球赫然是完全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手雷。他惊得向后飞退，连续三个瞬移试图脱出危险距离。但前两个瞬移方做好，那些手雷就落了下来，闷雷般的爆炸声并没有带起惊天动地的场面。但时飞扬清楚地感觉到周围的能量场发生了变化，第三个瞬移居然做不出来！

是能量场炸药……时飞扬拼了命地高速向前，而这时那黑瘦男子的剑光也到了，幽灵般的剑光无声无息地驾临时飞扬的胸膛。

时飞扬这才看清楚对方的面部轮廓，这是对他这个熟悉战国的人来说非常熟悉的面庞。这家伙……居然是荆轲！他身形转动避过要害，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脑海，眼中金色的光芒爆炸般地涌现，终于打破了时空的屏障，瞬间消失在了空气中。

荆轲看着势在必得的一剑刺在了空处，尽管剑尖的血迹意味着的确刺中了对方，但这还不足以立即杀死时飞扬。他不由得扭头对韦睿怒道：“你不是说万无一失么？他怎么会还能瞬移？周围的空间磁场不是一片混乱么？”

韦睿文秀的脸上笑容不变道：“他体内积累的精神力在方才一瞬间爆发，突破了周围能量壁垒。但他这一个移动无法突破时空，只是一个近距离的小空间转移，所以他还是在这座山上。我保证，这是他今天最后一次瞬间移动了。另外，我之前给你的毒药要你涂在剑上，你可照做了？”

荆轲点头道：“当然，我们的目的是杀死他，而不是比武。只要能杀了他，项大人就会让我们自由。不用再老闷在时间委员会里面。”

“是啊，自由！你放心吧，我为时飞扬设计了最适合他的毒药。他如果没有解药，只怕这辈子都不能用时空能力了。”韦睿拍了拍一旁的大树，沉声道。

伍子胥没有多和二人交流，而是拿出号角开始召集先前围捕时飞扬的秦军，组织军士开始第一时间搜山。

荆轲想了想皱眉道：“时飞扬联系其他人怎么办？这些秦军只怕拦不住他们时光的人。”

“同样不用担心，我们常规的联络器最怕的是干扰。方才那几颗雷一定已经让他的联络器线路报销了，不仅仅是联络器，只怕所有的高科技设备都完蛋了。”韦睿好整以暇道。

“那么说，你胸有成竹，第二次绝对不会失手？”荆轲冷笑道。

韦睿看了看天空，低声道：“时飞扬最强的是时空能力，接下来他最强的一点不复存在，便是我们杀他的最好机会。而我们的对手与其说是他，不如说是那些时光侦探社的人，我们必须比别人先找到他！”

“聊天到此结束，秦军的搜索已经铺开。我们也该行动了！”伍子胥高声叫道，他不仅是天生的武者，更是优秀的领袖。

“先去有水的地方，这家伙一定需要处理伤口。这是人的本能。”荆轲建议道。

林苏雨的脑电波起伏了一下，她抬腕看了看自己的系统状况，似乎一切正常。

宋采文手里拿着两柄精美的铜剑，笑眯眯地扭头问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似乎……”林苏雨呆了一下道，“时飞扬老大的联络信号不在线了。”

宋采文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，低声道：“能搜索到他身上其他设备的信号么？”

林苏雨隔了几分钟，摇头道：“并没任何信号，不过这个情况可以有三个解释，一是他已经不在这个时空，二是他所在位置超出扫描区域，比如说他如果是在咸阳。再就是所有设备全都失灵。”她再次看了下信号板，说道：“我觉得，第一个解释最合理。他也许又为了确定什么离开这个时间段了。”

宋采文摇头道：“那他会事先打招呼的。他这个人平时虽然很散漫，但其实绝大多数时间做事情都很稳。”她漂亮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不安，打开联络器道：“小猛子，慕容先生，洛阳西门外集合。老大出事了。”

“真的还是假的？大姐头你不是因为想大叔了，才让我们去找他吧？哎哟……”王猛的口不择言被慕容流浪打断，慕容流浪淡漠的声音从联络器里传来，“马上就到。”紧接着就是破空的衣袂声。

“没人能杀得了会停止时间的时飞扬，对不对？”宋采文望向林苏雨。

“应该没人能……”林苏雨低声道。

时飞扬的确如韦睿所料，身上的力量因最后强行突破空间壁垒而消耗殆尽。他按着肋部的伤口，苦笑着打量四周的情况，鲜血依然在不停地渗出，真的好久没有那么狼狈了。仔细想想方才那三人的面目，当先两人一个是荆轲，一个是伍子胥，第三个人却不太熟悉。毕竟这个天下太大了，不可能所有时空的高手他都认得。但就冲着前两个人，已可以猜测是时间委员会的“上帝棋盘”计划对他出手了。

他们先冒充自己袭击了钦差的车驾，然后出其不意地混在普通秦军中进行伏击。这一套计划虽不复杂，却非常地有效。对方有备而来，自己又该如何应付呢？

时飞扬简单包扎好剑伤，对方的武器有毒，只是那毒的古怪却说不清楚，看似不是马上致命，却让他有更不好的预感。此时的他只是希望尽量地多留恋一下此地的风景，奇怪的是他从前对这里的记忆并不深刻，此刻看到一草一木却似乎都有着自己的回忆。

尽管到目前为止时飞扬还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具体是什么位置，有地图就好了，但身上所有的装备全部失效了。他把身上的累赘的布片全部撕下，露出里面的灰色劲装。左手装好了诸葛弩，长剑依然利落地背在背上。

这座山岭叫做红龙岭，是靠近洛阳的一处风景，战国时候却没有什人烟。若是去红龙岭的飞火潭，就可以进一步清理伤口，并且缓一口气，但对方一定会有有水的地方等待他。时飞扬对这处山岭尚算熟悉，小的时候他常在这里修行，那些成长的岁月是难

以磨灭的记忆。但自从开始游历四方，他反而很少回来。

“好吧，既然你们是来杀我的，那我们就看看谁才是猎物吧。”时飞扬目光穿过树梢，看了看天上太阳的位置，想了想反而向山林深处而去。

与此同时，距离此地五十里外的驿站。

临时议事厅内，钦差李斯和一个鬓角斑白的老侍卫恭敬地站在一旁，反而是身着军人服饰的高大青年端坐于正中。

“其实不用劳师动众，微服出来本就是为避开耳目。而那刺客明显不是冲着我来的，他直奔车驾，对于车前的我都没有多看一眼。”这坐于正中的年轻人正是刚刚加冠，正式主宰天下第一强国秦国的秦王嬴政。

“即便不是针对大王，也是针对钦差。同样罪无可恕。何况，无论如何既然大王在此，就不能掉以轻心。”老侍卫长低声说道，他声音不大却亦有不可辩驳的气势。相较而言，那沉默的李斯却显得有些失色。

“如此，鸿老可知道该如何捉拿那刺客？当时你们只是被他一晃而过，而后再出画影图形只怕也难找。”嬴政微微一笑，他显然不认为能轻易地捉到敌人。

“先前派出追捕的骑兵在路上遇到了符合画像的人，对方仍然是一战就走。这个刺客进入了红龙岭，原本在此行车驾后远远护卫的两千甲士，此时已经进山搜捕。虽然机会渺茫，但仍然值得一试。”老侍卫长恭敬地禀道。

“既知渺茫，为何还要搜捕？”嬴政

奇道。

“因为对方一定有同伙。”老侍卫长笑道，“自古以来，可能有人独自刺杀一个财主，可能有人独自刺杀一个名士，但刺杀一国之君从来都不会是个人行为。我们把一颗石子丢入水面，自然就会有涟漪出现。如此，就能找到更多隐藏在暗处的敌人。”

“有理。如此，鸿老何不亲自去坐镇围捕？”嬴政笑道。

老侍卫长犹豫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只是大王的安危，才是老臣第一职责。”

嬴政摆手道：“但我对刺客却很好奇。鸿老务必将刺客擒获。至于我的安全，身边那么多侍卫，担心什么？”

老侍卫长缓缓后退一步，恭敬施礼道：

“是。老臣领旨。”说完退出了议事厅。

等到他离开，那李斯才道：“大王，把鸿老留在身边还是很管用的。他人虽老了，但剑术不老。”

“我只是想趁这个机会去更多的地方。”嬴政笑了笑，道，“赢鸿老而闷，有他在身边我总觉得不自在。”他轻松地伸了个懒腰。加冠之后他开始了了解做大王的快乐，罢免吕不韦之后，他才了解治国的艰辛。但赢鸿在旁就仿佛嬴氏老士族的目光始终在他身边一样，带来的压力又是完全不同的。

赢鸿走出议事厅，夕阳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。他苦笑了一下，无论如何恭顺，昭王之后每一代大王都觉得看到他是一种束缚。他虽然对朋友说自己是昭王第七子，却并没有

被王室承认身份。他能做到的只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执掌大秦情报中枢黑冰台，做他的大秦地下无冕之王。

可惜无冕之王毕竟不是王。横扫六国的伟业永远不会落在他的肩上。赢鸿也很想亲自去调查那个刺客，因为各种情报反映在一起，他觉得对那个刺客的描述像极了当年的一个故人。那个武艺不在自己之下，而神秘度更在自己之上的时飞扬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真的是他吗？还是来的只是他的传人？时飞扬是不会做出刺杀秦王这种事情的人。

说到传人，赢鸿轻轻叹了口气，赢氏子弟除了这个年轻的大王，已经很久没有出色的后生了。这个赢政值得期待么？族里很多老人本来更偏向公子成蛟，甚至有人说赢政其实是吕不韦的儿子。但那个成蛟在他看来，丝毫没有雄主的天资，而这个赢政似乎还有那么点意思。如今的大秦，只要有一代雄主，以及一个可带甲百万的大将，就可以横扫六国。赢鸿能不能看到这一天？

也许在后世看来，大将蒙恬、王翦以及秦始皇都是无敌的存在，但在经历过秦昭王和武安君白起那样传奇组合的老秦人看来，似乎还是旧人比较值得缅怀。至少在此时，在赢鸿的眼中就是如此。

这时身边年轻的侍卫上来低声禀告道：“在红龙岭北麓发现了血迹和断枝，刺客该是向更高处去了。前锋部队正缩小包围圈。”

赢鸿点了点头，如此就去红龙岭走一遭吧。